

《慈悲》

水生十二岁那年，村里什么吃的都没了。水生的爸爸在田里找到了最后一根野胡萝卜，切开了给一家四口吃下去。水生的爸爸说：“再不走，全家饿死在这里了。”水生的妈妈牵着水生，水生的爸爸背着水生的弟弟，他叫云生，只有七岁，全家逃出村子，去城里投靠叔叔。水生看到前面有一个人，在田埂上慢慢地走着，忽然歪倒在地上，全身都肿了起来。水生吓住了。水生的爸爸说：“水生，走过去！不要看他！”

四个人走到镇上，镇上空荡荡的，什么吃的都没有。水生的妈妈说：“往哪儿走？”

水生的爸爸说：“往北边走四十里地，从汽轮机厂搭船渡江。往东边走二十里地，坐木船渡江直接到城里。”

水生的妈妈说：“我只能走二十里地了。”

水生的爸爸说：“东边近，但是木船不保险，汽轮机厂的轮船保险，但是走四十里地，难保不饿死在路上。”

水生的妈妈说：“你做主吧。”

水生的爸爸说：“你走北边，我走东边。”

水生的妈妈无论如何不答应，她说死也要死在一起。水生的爸爸说：“死在一起的，我见得多了。死在一起有什么好的？”临分手前，水生的爸爸蹲下来，给了水生一只豁口碗，说：“到城里找你叔叔，万一找不到，你就只能讨饭了。讨饭要有一只碗。我没有吃的东西给你了，只能给你这只碗。”

水生的爸爸说完，背着他弟弟就走了。走出去一段路，回头一看，水生和妈妈还站在街口。水生的爸爸冲他们挥挥手，意思是快点走。这时有一个饿疯了的人，从旁边走了过来，他嘴里叼着根一尺长的骨头，骨肉上已经没有肉了，骨头就像一根剥了皮的枯树枝，惨白惨白。疯了的人站在水生身边，向着水生的爸爸挥手。水生骇然地看着他。水生的爸爸就远远地喊道：“水生，走过去！不要看他！”

水生的妈妈牵着水生，慢慢地走，走了一个白天又一个黑夜，到后来是水生牵着妈妈，走了一个黑夜又一个白天。走到江边，看到汽轮机厂的码头上全是灾民。渡轮来了，人们默默地往上走，排着队，像是要去一个寂静的地方。有人躺在码头上，爬都爬不动了，这些人就留在了岸边。船起锚，呜呜地拉着汽笛开走，驶向对岸的工厂。江上起着薄雾，对岸仿佛不存在。

叔叔在一家医院里上班，把母子两个带到食堂吃了一顿。水生吃饱了，想起爸爸和弟弟，又等了两天两夜，他们没有出现。水生忘记彼此分别多久了，饥饿中的时间是颠倒的。

叔叔说：“哥哥不会来了。”

水生的妈妈去城西码头候着，端着豁口碗，碗里盛着一点米饭。水生的妈妈说，要是他们从江对面过来，一定饿得前腔贴后背了。叔叔说：“嫂子，你不要这样。”就给了她一个铝饭盒。水生的妈带着水生，抱着饭盒坐在码头边。长江宽阔无度，一眼望不到对岸，江水盘旋回流，渡船踪影皆无。

水生的妈妈说：“没有船，一个人都不见。”想想又说：“你爸爸看到没有船，一定是从北边走汽轮机厂的码头过来了。我们走了两天两夜，他们大概要走四天四夜。可是就算这样，他们也该来了。”

有一天早上，水生醒来，婶婶告诉他：“你妈妈拎着饭盒回去找你爸爸了，她要把走过来的路再走回去一遍。”水生揉着眼睛。婶婶说：“你妈妈要我们带好你，你就在家里等着，不要再去码头边了。”

然而水生的妈妈再也没有回来。过了几年，水生和叔叔回到乡下家里，房子已经倒了，里面一无所有。有人告诉他们：“看见你妈妈走着走着，饿昏了，一头栽进了河里。没力气救

她，她淹死了。”水生哭了。别人又说：“但是没有人见过你爸爸和弟弟。那些走到江边的人，后来都不见了。”

《慈悲》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